新大陸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1992

一九九二年六月第十期

※ 目 錄 ※

目　　錄		封面裡
柳易冰作品	我情人的黑眸裡彎彎曲淌著勞累 / 旁邊的旁邊是妳	1
李　塵作品	皺紋 / 海峽 / 瓶中花	2
雁　翼作品	下面是大西洋 / 在中國餐館	3
千　瀑詩札	電腦病毒聯想 / 鄰居 / 尼特騰先生的荷包	4
李國七作品	記事 1991 / 年輕 / 婚後	5
非　馬作品	失眠之歌 1 / 失眠之歌 2	6
田運良作品	爲印象王國而寫的筆記	6
劍　鳴的詩	三文魚	7
古寒山作品	月光 / 尋 / 琥珀	8
秦　松作品	人之初 / 世紀風雲	9
詩　　論	論非馬的詩 ◇朱二	10–15
陳本銘作品	水殮 / 添酒無手	16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插頁一～插頁六
達　文作品	聖塔莫尼卡 / 遙望聖彼德	17
李新景的詩	哀思	17
遠　方作品	失眠 / 月兒又圓了 / 船塢	18
斯　冰的詩	紀念品	19
吳迪安的詩	關於詩	19
李白雲的詩	持久的感受	19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20–22
曉　亞的詩	思	22
陳銘華詩抄	紙鳶 / 老樹 / 詠鴉之一 / 詠鴉之二	23
詩集《溫柔》自序	◇心水	24
詩集《細雨淋在青石板上》後記	◇千瀑	25
雲　幻的詩	詩的聯想	26
瑩　瀛的詩	方塊字	26
冬　夢的詩	夜讀來信	27
黃岸然的詩	成長歲月	27
心　水的詩	小叮噹	27
夢　詩的詩	船民的悲哀	28
詩　　論	合情的反思 ◇秦松	29–30
編後隨筆		封底裡

名譽編委：
遠　方・林建中・何啓良・張湘業
李雄風・榮惠倫・陳　寬・楊振民
馬炳威・陳國賢・林　登・陳澄海
葉載福・沈季夫・鄧鉅源

編委：
千　瀑・許德榮
黎啓鏗・陳方圓
區劍鳴・譚達文

顧問：
非　馬
秦　松

主編：
陳本銘
陳銘華

柳易冰作品

柳易冰，中國詩人、理論工作者。是中華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世界詩人協會(WCP)、世界華文詩人協會(WACP)、香港當代詩學會會員及菲律賓現代詩研究會名譽會員。現居中國上海市。

我情人的黑眸裡
彎彎曲淌著勞累

她輪廓內一身的嬌艷
盡被城市光柵所分割

斟不完都已滿滿的酒杯
陪不盡別人需要的笑影
四方成型　隨和成一攤橡皮泥
眉角變幻霎那的哀樂
就是沒有自已

依她年齡　該屬於跳DISCO
聽熱線電話　玩卡拉OK的夜晚
爲了一式兩份紙上有個簽字
不停將挽有各種疲憊的有色液體
灌進喉瀧
眸子扭曲成宴會的哈哈鏡
情感停頓於木訥的口中

偷閑支著脹裂的腦袋
深夜去晶晶髮屋美容
應酬著把粘糊糊的　青春
拌和著小山莊隨見的　石塊
向泰國　出口

我是岸上的水手
今夜，你在何處飄泊？
她悔恨地說　一待有空
該向我打上半夜長途電話

鄰居的窗裡　每夜
流出震動我的林憶蓮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扇不開啓的門〞

旁邊的旁邊是妳

與你的遙遠　已不通火車
那些奔波的信函已經疲倦
只似葦花深處的隱約
只似二月窗外的瘦樹
與你稀薄的接壤
是和誰都共同的太陽

你是Beyond王國的公主　對我我

不要向我說使我不安的言辭
我還無資格　原諒

春天總在我窗台缺席
很久不留意有沒有鳥鳴
許諾　是首古典的曲調
眼前誰都悠晃而逝
堅貞的只有小屋　和
抒情的圓珠筆

懸挂於五月的石榴　終於
區分出你我不同的傷心
伸手抱著你
中間隔塊大玻璃

我還會沿著被你稀淡再稀淡
的梯子　走入遙遠以外的遙遠
走入吻裡
再度濃縮你

寄自上海

李塵作品

皺　紋

妻說：皺紋是苦澀的江河
　　我們都是擺渡的船夫

從黑髮銀絲糾結處
從眼角魚游到掌紐橫生
蝶翼翩翩，是昏間的幻化

往往返返，水影清冷
山巒似近似遠
水波四散，蟲唧悠悠

聽得風雨漸行漸熟悉
汲水供花，瓶空依窗
輕唱船歌，江長又奈何

海　峽

妻說：時間無情，漸行漸遠
　　回首從前，海峽相隔

不管季節遞嬗陰晴寒暖
我都能聽到妳細微的呼吸
附索著白頭翁的翅膀
時遠時近，低低徘徊

不管時間老去髮蒼齒搖
我都會輕呼妳甜甜的小名
依枕也好，遙望也好
星群高掛，月光滿地

如果能再築巢，高高地
在那不知覺的相思林裡
等待花開花落
春天，就在屋簷不遠處

瓶中花

妻說：插朵庭中花，增添屋色
　　綠中帶紅，金美可喜

我是那朵面無血色曾經可愛過的玫瑰
不忍回顧窗外充滿誘惑的春天草地
還有熟悉的群燕鬧吵與玩伴的呼喚
還有陽光暖暖的懷抱與雲影的撫慰

我正在心中痛苦戰鬥
細數花瓣間血絲的寂寞
與葉莖殘留的泥土的乾化
以及花落歸根的古老傳說

如果春天結束會留下什麼
如果生命消失會帶走什麼
難道一聲嘆息代表一切

一切都已無所謂苦或樂
清淡的心歸清淡的國度
凋零的身體歸凋零的土地
至少尚存晶瑩的露滴
每日清晨四處閃爍著
我從未釋懷的平靜

1991,5,2

雁翼作品

雁翼，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世界詩人大會會員；英國劍橋國際傳記協會終身榮譽會員；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長；《黃河春秋》雜誌總編輯；香港黃河文化出版社總編輯。現居深圳。

下面是大西洋

(外一首)

下面是大西洋，很深很深
用不著猜就知道
水下藏著什麼
太陽也知道大海會寂寞
把幾朵美麗的雲
複印在海面
我幻想著帆，哪怕是孤帆
哪怕把寂寞加重十倍，也比
一群軍艦令我歡欣
不知道還要沉沒多少艦船
才能填平
那個壽命很長的陷阱
下面是大西洋，美人魚和潛艇
在互相猜疑

八七年四月於大西洋上空飛機上

在中國餐館

胃是飽的，心餓了
尋了十幾條街，終於
滿足了一個小小的欲念
菜炒的走了許多許多的味，但
噴香的葱花餅，把我
帶回了九千公里之外
聽著中國的話音
望著中國的面容
陌生變成了至親
剛離家就思鄉了
如水的感情支持不住
如山的孤獨
多虧有一杯茉莉花茶
細細地滋潤游子的心

八七年七月廿七日於柏林亞洲飯店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千瀑詩札

電腦病毒聯想

既然這一切都不能取悅你
那還有什麼好執著的呢？
我就是那張善於分析的磁碟而且
善於改變，祇要向我
添那麼一些些數據
一切就變得可能
至於你的不安的情緒以及
錯綜複雜無以名之的鄉愁
這些，這一切，統統可以
連同你寫的詩
古怪的音節和標點
我都可以細細的嚼慢的讀然後
趁那一天，輸送到一個
你和我都可以完全相忘的地方
藉著米開朗基羅神秘的指尖輕輕
一按
一切就變得可能

然而你看來還是那樣愁苦
表情比熒光幕的藍還藍
比我剛剛銷毀的詩句還要
慘白

取和捨之間
記憶以及遺忘
果眞
這麼的艱，又這麼的難嗎？

鄰　居

春天種種花
鬱金香鬱鬱開滿一園子
夏天除除草，聽刈草機
輾過草地的胸脯
時而嘎嘎，時而咻咻
而除了「嗨」
秋天唯一能夠做的
是互贈樹上的果子
碰上感恩節或者耶誕新年
屋前老是停了些
陌生的外州房車
因爲爐火是冬天的季節
門窗把雪關在外面
幽幽落了一地
像感觸，又像抗議

尼特騰先生的荷包

尼特騰先生的荷包終於被發現
在公司拆毀的舊樓的天花板上面
默默塵封二十五年
是甚麼意外造成連尼特騰先生自己
恐怕最後也說不清
二十五年輾輾又轉轉
從南部塔科馬，到西雅圖以西
由電纜工人到地盤到建築裝修直到
從前舊主顧新來的人事部職員
終於在俄勒岡一個小鎭認出了他
或者是尼特騰先生認出了自己——
小皮夾倒出黑白的六十年代
過期的信用卡
和一九六七年的六十五塊錢
照片是退役時的照片
身旁站著後來沒有帶走的
早年愛過的情婦
和懷裡彷彿幸福的小兒子
和越戰……

愛過的情婦早年送的
這個褐黃色的小荷包千里迢迢
找到退了休白了頭的尼特騰先生
之後什麼話也沒有講
倒是尼特騰先生他自己
一次，一次，又一次
夢到遙遠的燒焦了的
越南的土地

九二年三月西雅圖

非馬作品

失眠之歌 1

纏繞的手
終於隨著地球
漸轉
漸
緩

突然
馬達淒厲的嘶叫
掠過黑夜的街心
一群冶遊的文明野貓
把我剛理好的
一團思緒
又扯散了一地

失眠之歌 2

一張老唱片
在空洞的夜裡
沙沙唱著

黑暗中
記憶多次跌落斷溝
前後左右找不到出路
而每次總有多事的汽車
急急馳過
把磨鈍了的唱針
吱地一聲曳過盤面
讓它
從頭開始

附注：去年十一月下旬回台中，承笠詩社桓夫、詹冰、白萩、江自得諸詩友款宴，飯後飲濃咖啡，竟致整夜失眠，臥聽街上車叫，直到天亮。

1991.12.27

田運夏作品

為印象王國而寫的筆記

筆記 I　妳遇見的只是被我放逐的眼神而已

其實我極保守；更甚傳統
一如沈入茶香、墜入硯墨、織入針繡的古典形象
塑造成我眞眞假假的本性。而
妳遇見的——是否是藏在水晶球裡的眼神？
如果是，那麼
那段不經意的開場白所曝露的銅臭味的市儈
祇可證明早已不爲我珍藏的眼神，確係贋品。

筆記 II　請挪開妳踩在我思考上的美麗

妳懸虛的嫵媚
一腳隨意踩在我未設防的封建意識上
半壁江山遂毀於紅粉驚艷。
假使妳已經心滿意足而想離開的話
請記得帶走足印；
和我的傷景、殘跡。

筆記 III　聽到我不絕於耳的感動了嗎

心的玄關，空蕩封閉
傳不出去我金黃色的迴響
當然，妳聽不見妳所偏好的甜言蜜語。
也當然無法聽到有人正耳語相傳的
諸多海誓山盟。

筆記IV　妳手上抱的那堆年代太文學

文學，對妳而言
還太深奧
不適合妳對閱讀的挑三揀四。但
之於妳對現在、過去、未來等時式的誤用
我不願追究
至少妳手上堆滿的整疊年代，有些非詩。

寄自台北

李國七作品

李國七，馬來西亞華裔詩人。當地 MISC 輪船公司屬下貨輪機房維修工程師，長年隨貨輪環遊四海，詩作別有風味。

記事 1991

寄林若穩

一個女人的勇氣和決心，口頭上的
理性其實埋入心頭的暗角
你等她來的清早，一座洋、星河——
不足以隔開此刻空洞酸痛的現象
我唯有夜夜酗酒，以鴕鳥主義
甚至擁有全部放棄的想法
當然你在我鼻息以外的地方
在我這個悲劇裡已經出局
我只有獨自面對黑夜的那一場雨
左右夾攻，前後合擊
在走過半途的黑夜長路上
我終於回頭去看奔馳的方向
事實沉重不可承受
以一條直線殺過去是可以的
但不能控制高低凹凸的平面圖
不能逃避小站或總點
我終還是抱著枕頭痛哭
在你出入成雙的季節
悲痛帶領我走向捶拆和失落

3/91

年　輕

我並沒有什麼
除了年輕
十七歲那年開始我的戀愛
一班人跑到女生宿舍唱歌
喝啤酒躲進草叢裡撒尿

相約要到海上的教堂上香
結果許多人把夢扔入海裡
耗費年輕尋找平穩安定
一個像樣的家妻子孩子

慢慢老去

父母親們十分歡迎
不像我的選擇
逆水高歌狂奔於
空洞的荒野平原

婚　後

寫情書的人睡著了
只有等情書的人—— 醒著

月光照到或照不到的角落
有人在期待哄騙—— 長長的等待
是關於愛的

我其實已經失去等待的權力
聆聽妻濃重的鼾息
想像明天開門時要面對的
七件事

寄自馬來西亞

劍鳴的詩

三文魚

三文魚(SALMON)又名鮭魚，是奇特的魚類，牠誕生於淡水山溪上，然後游千里之遙到海洋中生長。在海洋成長後，產卵期就要游回原居地淡水河溪產卵，雖千里之遙，仍一定要回歸。迄今無人能解，是動物生態奇觀之一。

當三文魚回到原產地時，經數月之久，三文魚已體力耗盡，通常牠們失去了40% 的原來體重，加上長途跋踄，逆游回歸山上河溪，大多遍體鱗傷，產卵後即告死亡。

誰的身世與三文魚相似呢？海外華人是深深明白的！這是我寫這首詩的始末。

三文魚
天池之驕子
游下湍急的河溪穿山出海去
千萬里迴迂的嶙峋　岩石
擋不住你游往大海洋的意志
小小三文魚　非池中物
要放洋與海浪打交道
要活在海闊天空裡

小小三文魚
在池中生　在海裡長
在驚濤駭浪中東躲西閃
蟹蝦的欺凌　鯊鰲的吞食
海外盡是澎湃的風光
海裡也蘊藏著無窮的凶險與危機

三文魚
就這樣地生存
成長　該有自由的淚水與汗滴
飄蓬是無根的
三文魚也是無根的
住在海外的汪洋處
異鄉夢迴的夜
總有只杜宇在遠方呼啼
一聲聲　晚…晚…
歸去…歸去…
分分秒秒催促

遂驚起
整個藍眼睛的海洋
富裕的海洋　鹹鹹的
沒有一滴水是屬於你
你是來自天池
來自天山濕漉漉的
黃土地

你要回去
甜甜的水甜甜的原居地
游過異鄉的海跳過千傾的波濤之上
飛躍千山千澗　嶙峋的石灘
逆流向上　逆游向上
迴歸線上茫茫的黑水白山
點點茫茫的迤邐　那兒才是故鄉
故鄉在高處山上　逆流游上
歸來的路比馬拉松賽還長還長

小小的三文魚
你終於歸來了
帶來了背負的鱗傷，血淚斑斑
你終於歸來了
有那一種血
有那一種痛可以喊出
故鄉啊故鄉

鮫人淚
三文魚的血
最始也最終的土地
子孫要在這裡延續
一代一代也在這裡歸宿

縱使
創口已不再愈合
痛苦的小魚
聖潔之軀
已原壁歸還

這一片
最始也最終的土地
鮭魚淚
滴落
化成海上
璀璨不滅的明珠

九0、六、二十加州

古寒山作品

月　光

夤夜失眠
推窗
倒進一行月光
如我蒼白失血的臉

我不眠
在第十三層單身洞穴裡
想那月光
應是自唐詩
或廣告上逃出　來陪我睡覺

而入夢之後
我仍在研究水泥和鋼筋
該如何強姦最後一片草地
爾後坐著吞食越來越瘦的月光

尋

我尋你
從海洋登陸
穿越沙地與荒原
也就是一條無名小魚
渴望一種水
在缺氧的季節裡
獨自行走了一個世紀
我已鰓破鱗落
尋你
只剩下那一朵純潔
衆鳥高飛盡
花開花又謝
我尋你
以那朵純潔爲柱爲杖
一步就是一腳印日子
天邊不斷滾來焦雷
漂洒骨頭……我尋你依舊

琥　珀

風乍起，你就獨唱嘆息
日子驀然越過我的瘋狂和痴戀
躍進你人爲的殘冬
所有的流暢都凝固成冰
凍結我寂寞爲一拳琥珀
也許風暴過後，你又
你又伸出纖纖之手
但不要，不要多情郤無悔意地
觸摸我額頭上的皺紋
我怕你的手溫孵活往事
讓我重入跳入你任性的愛河中
溶化掉你曾爲我初綻的那朵清純

寄自福州

秦松作品

人之初

匍匐過一片焦灼的叢林
烽火入電子之手
風雲變幻水火戲舞
煙硝與焰漿不捨晝夜
來去鐵甲鋼盔面具
鎖鍊鐵窗雞鳴狗吠左右

紅日昏黃白骨血紅
爲何而泣爲誰而歌
手足無措泥沙流亡
臂章舉起不安的廣場
索問胸前閃灼的勳輝
氣血失調血緣色變

麵包與鹽排隊街頭
糖伴咖啡坐談巷口
凱旋出征荒野集散
食道口腔聽證墟廢

人之初以選擇題
測試通行　一片水聲
還是那句老話
「造愛　不要有戰爭」

石頭與火死守山林
電子結算數目不確
一片焦灼的殘肢
破土而出（節育絕食）
泥沙等待成形

世紀風雲

日出當初
斑爛自海上
前後印象潮汐來去
睡蓮一覺百年
世紀至世紀末
日懸半空
夜懸半空
渦旋升降海上陸上
吊橋浮世而過波斯已遠

杯中賞菊的那人
壺中日月的那人
水上採蓮的那人
一身冰清的那人
寫生寫死死而不死
畫火畫太陽的那人
風雪過雲霧過
漂鳥過孤雁過

那人賞雪窗前
那人植梅雪中
那人山水牆上
那人玻璃景觀
那人火熱胸懷
那人一夕無話
那人破出方圓

日落半空
雪落半空
春秋在春秋上
世紀在世紀末
很不風景的那人
風壯行色雨來洗塵

一九九二年元月七日在紐約

論非馬的詩

◎朱　二

＜續上期＞

有時詩人把對立因素直接呈現在字面上，張力就表現得更爲明顯具體，而它對詩歌力度的加強發揮更直接的作用。《登陸月球》寫人類首次登月，這類詩本極易墜入應景文字，它卻因富有張力而頗可觀。〝一腳踩下去／便驚動嫦娥／急急作再一次出奔。〞先用嫦娥的意象喚起人們心理的沉淀，暗示人類千萬年來的奔月宿愿。第二節：〝一腳踩下去／卻激起如許灰塵／把人類的夢／撒向更遙遠更神秘的星球。〞讀者的目光又被拋向未來。這種大跨度的時間跳躍，無疑能激起崇高的美感。再者，詩的前後都是想象，中間卻夾入細緻入微的寫實描寫。作者將歷史的和未來的、巨大的和細小的、永恆的和瞬息的、寫實的和想象的這些矛盾因素集中在短短的七行詩裡。這強大的張力自然能震動讀者的心靈。

矛盾語也是對立因素在字面上的直接呈現。《領帶》：〝在鏡前／精心爲自己／打一個／牢牢的圈套　乖乖／讓文明多毛的手／牽著脖子走。〞擬人化了的〝文明〞卻有〝多毛的手〞（野蠻的標誌）和牽人脖子走的野蠻舉動。通過此矛盾語和反諷場景（爲自己設圈套），表現作者對西方文明的某種抵拒心理。作者曾開玩笑地說：〝《笠》的精神是不穿西裝的。〞。《五官・耳》：〝衆聲喧嘩中／耳朵／被一陣突來的／靜默／震得發聾。〞它是既謬且眞的矛盾語：靜默竟能震人耳聾，乃其〝謬〞；靜默有時比吵嚷更見威力，又達到哲理上的〝眞〞。《靜物（二）》則直接體現了美與醜之間的張力：〝懨懨了／一整個冬天的／瘦花瓶／在暖暖初春的／陽光裡／猛咳一陣之後／吐出了／一口／猩紅猩紅的鮮／玫瑰〞。大約詩人內心不甚痛快，把這感情外射，使事物蒙上了病態。但詩的意象鮮明、新奇，自有其藝術魅力。須指出，這種對立因素的有意拼合並非偶然，它體現了某種美學原則和規律。《今天的陽光很好》或可當作詩人表達其文藝觀點的詩來讀，談的正是對張力的看法：〝我〞在寫生，畫上了藍天、小鳥、綠樹、白雲、金色的陽光和蹦跳的松鼠，構成一副充滿生氣的美麗風景圖。〝但我總覺得它缺少了什麼／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種深沉而不和諧的顏色／來襯出它的天眞無邪。〞這時，〝一個孤獨的老人踽踽走進我的畫面／輕易地爲我完成了我的傑作。〞看來詩人認爲那種單純、和諧的圖象，並不一定眞的美，它缺少一種生命的律動，力的對抗；只有寫出事物的千恣百態，諸如美與醜、清與濁、白與黑……之間的雜揉、鬥爭，才能代表眞正的生活和眞正的〝美〞。這與某些理論家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如瑞恰慈認爲，詩的經驗極致必須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抗力構成，它是由不和諧的元素組成的和諧秩序；如詩由原本已和諧的元素構成，則會減低或失去詩的最可寶貴的張力。宗白華先生

曾說，年幼時他喜歡的是〝自然的調和完滿和神秘〞，但年長後，更喜歡充滿衝突、曲折的東西。這其實都反映了某種規律。心理學家認爲，不成熟的人和時代，往往一味追求快樂，但對於人的高級本性來說，〝單純追求〞的快樂則是異己的，而人總要排斥異己的東西。因此，單純快樂的藝術並不能使他快樂。對於成熟的審美經驗來說，越是充滿多種力量衝突的藝術越受歡迎。這也許正是張力產生審美效果的心理依據吧！看來，張力的增強不僅反映由少年到成年、老年的審美心理的變化，也是藝術從古典向現代轉化的趨勢。在非馬的詩中，我們就看到張力的增強成爲作品加強象徵性和力度的高效觸媒。

三、嘲諷——從古典式的類型到技巧的多樣化

非馬很少寫濫情的浪漫詩，而是以理智的眼光冷靜地審視著人間世態，這種態度最容易走向諷刺。果然，非馬詩作中嘲諷詩佔了很大比重；涉及範圍包括某種社會制度、社會事件，某種社會行爲，而以揭示某種人性缺陷爲最多。

以某種動物來暗示某種性格，是非馬最常使用的方法。這種諷刺並不針對個人，而是指向某種類型。這就帶上古典主義的色彩，因古典主義正是以刻劃類型爲創作原則之一。看來非馬既無公仇，也無私怨，他只是看到人們某種較普遍的缺陷就將它刻劃出來。這種古典式的類型諷刺自有其特色和價值，因它帶有極廣泛的一般性，更具普遍的反省意義。但在現代社會裡，它似乎稍嫌呆滯、籠統、陳舊，難以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要求，這就需有彌補的辦法。

柏格森在其名著《笑》中，根據莫里哀等古典主義作家作品總結喜劇藝術的特點，認爲除了〝類型〞以外，另一特點是其觀察僅及事物表面。也就是說，它只求〝廣〞，不求〝深〞。在此問題上，非馬開始與之分離。他刻意追求諷刺的深刻性，立足於從極平凡的事物中尋找其不平凡的意義。這就能使他撥開事物的外表，發現別人未見的本質。像《人與神》對打著漂亮招牌謀私利的僞善者進行諷刺：〝他們總在罕有人煙的峰頂／造神廟給神住　然後藉口神太孤單／便把整個山頭佔據。〞詩人慧眼獨具，從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中，把對象隱蔽得很深的秘密意圖挖出來。由於〝深〞，彌補了古典式類型諷刺的某些弱點而獲得更大的藝術震動力。

彌補弱點的另一主要途徑是藝術技巧的多樣化。它使非馬的諷刺詩作各呈異彩，毫無呆滯、單調之弊。《法律上》寫的是：從法律上講，〝你〞有個美滿家庭，妻、兒都很忠心、孝順。但有天突然發現妻子失節、兒子販毒，於是〝你〞離家出走。經過一段法定時間，〝你〞被宣告失蹤，繼而宣告死亡。作者似乎客觀地敘述著事情的經過，卻使資產階級法律的局限性和虛僞性暴露無遺。這正是魯迅所說：〝無一貶詞〞，而〝情僞畢露〞。

作者更經常的是精心制造一個反諷場景。《方城之戰》中四位身經百戰的猛將，揮著染血的長劍，分別自四方攻入城池，卻發現圍了半天，又

是一座空城。用一種重大手段追求似乎巨大的目標，結果卻十分渺小，這就像〝大山的陣痛〞一樣，人們期待著奇跡，卻見生出一個小老鼠！前面渲染得越嚴重，後面的結果越虛渺，就越可笑。〝又是〞兩字用得絶妙，它表明這情況並非首次發生，因而反諷意味更濃。

《新與舊》中出現的是另一類型的反諷場景：〝囂張的／新鞋／一步步挪揄著／舊鞋／的／回憶。〞新鞋目前引爲驕傲的步伐，正加速把它帶向它所挪揄者的同樣下場，而它卻毫不自知，洋洋自得。觸及了生態平衡問題的《羅網》，也是以自己的行爲促使自己走向滅亡但卻毫不自知的反諷場景表現其深刻的主題。

《創世紀》似乎在攪文字遊戲：當初人照自己的形象造神，〝這樣／上帝是白人／下帝是黑人／至於那許多／不上不下帝／則都是些／不黑不白人〞。雖是文字遊戲，卻意義深刻。那上帝下帝、不黑不白之類故作精確的推論，令人忍俊不禁。《通貨膨脹》則利用矛盾語增加諷刺力量：〝一把鈔票／從前可買／一個笑／一把鈔票／現在可買／不止／一個笑。〞題目預示物價的上漲，而〝笑〞的價格反而下跌，多麼矛盾的現象！但這多出的〝笑〞，本身就是〝嘲笑〞。升、降格嘲諷是利用語言格調色彩的巧妙搭配而形成的。《獄卒的夜歌》採用的是升格嘲諷，它以莊嚴、高貴的語言來敘述齷齪卑下事物，將獄卒撥弄鑰匙寫得像彈琴一樣美妙；《供桌上的交易》則運用降格嘲諷，以粗俗的語言來敘述人們心目中的高貴事物，將菩薩寫得與凡人無異，甚至更糟。

此外，對比這一古老而又必不可少的手法也有巧妙的運用。《啞》中的對比兩項是〝伶俐的嘴〞和〝啞巴〞這兩個極端。前者有時連一個〝我〞字都不敢說，而後者直口嘖出的〝啊啊〞之語，常比滔滔雄辯更耐聽。這正是魯迅所說的〝並寫兩面，使之相形。〞作者盡量拉開對比兩項的距離以造成強烈的反差。《虎》中的對比最爲新穎獨創：〝瞇著眼／貓一般溫馴／蹲伏在柵欄裡　武松那廝／當年打的／就是這玩意？〞用一句將信將疑的問話勾起人們對虎的原始印象來與現狀對比，嘲諷爲環境所挫敗的意志薄弱者。可見詩人的諷刺技巧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可以說，詩人正是靠諷刺的深刻性和技巧的多樣化使其古典式類型諷刺存利除弊，煥發出更爲強烈的藝術色彩。

四、語言——與情、意吻合的音、象效果

非馬既反對〝用謎語寫詩〞，也反對〝一窩蜂用俚語寫詩〞，所以他的語言是生動的口語，但並不俚俗。短促靈活的旋律，簡練清晰的文字，構成非馬獨特的語言風格。

意義密集型的精練語言的形成與他善於將意象加以濃縮和跳接分不開。《運煤夜車》是個典型例子。詩的第一節：〝坍陷的礦坑／及時逃出的／一聲慘呼〞，將一場驚心動魄的煤礦坍陷事故的情景，濃縮在〝慘呼〞這最有代表性的意象上。由此引出第二節：〝照例呼不醒／泥醉的黑心〞，表明事故後照舊有人去幹活。這裡的〝泥醉〞既可能是實寫，表示礦工經常喝酒以消除疲勞或以酒澆愁、麻醉心靈，也可能是虛寫，表示礦工雖明

知危險，但爲了生活，只好黑下心來捨命去幹，這種心理狀態，就像〝泥醉〞一樣似乎失去了理智。最後一節：〝只引起／嵌滿煤屑的黑肺／徹夜不眠地／咳咳／咳咳／咳咳〞，寫的是即使能逃出坍陷、爆炸等危險，也終究逃不過〝矽肺〞這一不治之症。煤礦工人的勞動情景，他們的心理狀態，他們的最終命運，都在〝慘呼〞、〝泥醉〞、〝夜咳〞這幾個意象中得到完全的展示。幾個意象具體鮮明又跳接得十分自然、順暢，給人一以貫之的感覺。

古典詩歌講究情景交融的意境，但它們的外形和節奏被固定於某種格律中；而自由詩的形式，使現代詩人可進一步追求與情感和意義直接吻合的聲音、圖象效果。非馬嫻熟地使用了這一技巧。他有時用文字上別出心裁的排列直接模仿所寫事物的外表與動態。如《門》，前後兩行爲四個字，中間兩行爲兩個字，其圖形正肖似繁體的〝門〞字，將詩題形象化了，同時增加了詩歌要渲染的某種神秘感。上引過的〝鳥籠〞則富有動態美：

打開
鳥籠的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

這裡故意把一個〝走〞字單獨作爲一節，就眞的像遼闊的天空中一只小鳥在我們的視線裡逐漸遠去，變成一個黑點。這無疑使〝鳥飛走〞這件事顯得更爲生動、具體，給人以深刻印象。

非馬詩的音節、節奏流暢，無所拘束，這不僅使他能用某種特定節奏表現特定感情，如短促表示歡快，舒緩表示沉重，而且能在必要時直接模仿事物的聲音狀態，造成更爲美妙的音響效果。《瀑布》一詩頌揚不受外力干擾，向著既定目標直走不懈的精神。詩歌採用〝突入法〞。最先兩行：〝吼聲／撼天震地〞，音節急速有力，就像一匹瀑布凌空而下，地動山搖，接下兩句較長的，節奏舒緩又兼重複，對稱的排比句式：〝林間的小澗不會聽不到／山巔的積雪不會聽不到。〞這就像聲音傳到遠處的山巔林間並不斷地回響、轟鳴著。中間一節：〝但它們並沒有／因此亂了／腳步〞作了敘述後，最後一節又富有音樂美：〝你可以看到／潺潺的涓流／悠然地／向著指定的地點集合／你可以聽到／融雪脫胎換骨的聲音／永遠是那麼／一點一滴／不徐不疾〞。前四句寫流水，其節奏輕緩悠揚；後五行寫融雪，最後的〝一點一滴〞，〝不徐不疾〞，正像水珠短促而有節奏的滴落聲。將聲音模擬得最爲維妙維肖的應算《看划龍船》了：〝如果鼓聲是龍的心跳／那幾十支槳該是龍的腳吧！／鼓，越敲越響／心，越跳越急／腳，點著水／越走越快越輕盈　而岸上小小的心啊／便也一個個咚咚咚咚地／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幾乎不必加以分析，只要多讀幾遍，你就會覺得好像親臨水邊了。

甚至圖形和聲音可以互相轉換。《雨季》寫下雨：〝翻來覆去／總是那幾句話／滴滴答答／嘰嘰喳喳，〞第二、三節：

而我們多巴望
一個暴雷
一聲斷喝

閉嘴！

最後兩字單獨排列，就像〝轟隆〞一聲，一個突如其來的悶雷，傳入我們耳中，震動我們的心房。

五、主旋律—— 人間愛及堅實向上的人生態度

上面我們主要分析了形式方面的特色。但非馬詩的魅力不僅在於形式，也在於內容。忽視這一點，將無法眞正了解其藝術魅力的奧秘。

非馬曾說：〝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要件。〞確實，同情和愛是非馬詩中始終迴蕩著的一個主旋律。前所舉小詩《傘》，表現的是一種超越任何〝差距〞的〝純情〞。非馬並不多寫愛情詩，他把愛投向更廣闊的人間：〝挑擔的老嫗〞蹣跚的腳步，就像重錘一下下打在詩人負疚的心上；到賭城轉一轉，詩人的心幾乎滴血了：唐人街來的廚師，竟老眼昏花地把〝吃角子老虎〞看成他留在鄉下的一群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作爲一個炎黃子孫，詩人特別把愛鍾集於祖國、家鄉、親人。在《重逢》、《月台上的悲劇》、《醉漢》等的詩作裡，他那原來有所節制的感情，往往抑制不住而激烈地迸發出來。詩人對祖國的愛不是宗教式的愚忠，而是建立在對民族歷史的清醒審察和深刻反思上，因而一再塑造了民族的象徵—— 黃河的悲壯形象：根據史書上血跡斑斑的記載，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其實源自億萬只苦難泛濫的人類深沉的眼穴；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千萬個、億萬個苦難，一古腦兒傾倒在它身上，使它渾濁、泛濫，改道又改道。愛之彌深，呼之愈切，詩人寫黃河的苦難並非嫌棄它，相反的，正表現了愛之深沉。對勞動大衆的愛，對祖國和親人的愛，充份體現了詩人的人道精神。與此相反相成的，是詩人表現在《公園裡的銅像》、《龍》、《夢游明陵》等作品中的反權貴思想，以及經常反複出現的反戰主題。在九一八紀念會上默哀時，詩人雖閉起眼睛，卻看到了千萬只死不瞑目，靜默一分鐘，卻聽到八年裂耳的慘呼；並且由歷史回到現實：〝但此刻爬過我們臉頰的／已不僅是／四十五年前淹沒南京的血淚／此刻火辣辣爬過我們臉頰的／是在日本的教科書上／以及貝魯特的難民營／先後復活的／全人類的羞恥。〞在這裡反戰和愛國情緒融爲一體。

時刻給我們強烈感染的，除了這種深厚的人道精神外，是非馬詩中與〝愛〞並行不悖的另一主旋律，這就是堅實向上的人生態度。例如《花・煙火》歌頌扎根於泥土的精神，嘲笑瞬時即滅，華而不實的作風。《煙窗》、《老婦》等詩表現了再卑微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追求。前者寫道：在搖搖欲滅的燈火前，猛吸煙斗的老頭，只想再吐一個完整的煙圈；而後者以老婦人反複喊著：〝我要活〞作結。這種對自我尊嚴的維護和自我權利的珍惜，得到了詩人的充份肯定。

《秋窗》、《照鏡》、《四季（二）・秋》等詩表現作者一種與衆不同的達觀態度。一般人常爲中年的到來感到莫名的惆悵，而在非馬詩中，秋天、白髮並沒有給詩人帶來煩惱。

《秋窗》中覺得中年的妻洗盡鉛華的臉如秋天成熟的風景，雍容大方。而《秋》寫道：〝妻兒在你頭上／找到一根白髮時／的驚呼／竟帶有拾穗者／壓抑不住的／喜悅。〞這種對中年到來的達觀、欣喜，表現了知識份子的特有心態。他們不大爲體力上的衰減而憂慮，而爲思想的成熟、知識的積累、工作的收獲而滿足，所以將此比爲〝拾穗者的喜悅〞。這是一種十分眞實，也是十分健康的情緒。

最爲動人的還是非馬那種頑強、踏實、永遠向上的人生態度。非馬有三首以〝新年〞爲題材的詩，刻劃了對時間、生命的三種不同的體認，都寫得很妙，不忍割愛，全錄於此，也可供做個對比，窺見非馬的人生態度。第一首是《新年》，寫的是一群缺乏生命意志，年復一年混日子的灰色人群：〝正零時／他們照例對著酒杯／唱依依的驪歌／黯然送走／一年前鄭重立下的誓愿　然後轉過身來／齊聲歡呼／當新的決心／自脫胎換骨的香檳酒裡／源源冒出／成爲飄滿空中／五彩繽紛的氣球〞；第二首《除夕》，同樣寫了年初計劃未能兌現，但認識到虛度光陰是對生命的浪費，就如戰爭摧殘生命一樣嚴重，因而內心受到煎熬：〝對三百多個沒發芽的日子／也只有這樣狠下心來／爆米花般把它們爆掉　而經歷過槍林彈雨的手／引燃這麼一串無害的鞭炮／卻依然戰戰兢兢／如臨大敵。〞如果說這詩中人雖有清醒的認識，但還稍嫌消極，那麼《馬年》則表現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風貌：〝任塵沙滾滾／強勁的馬蹄／永遠邁在前頭　一個馬年／總要扎扎實實／踹它／三百六十五個／篤篤。〞詩人嘲諷了第一種人生態度，對第二種深表同情，而這第三種，正是詩人的自我形象，自我要求。有趣的是非馬不僅被稱爲〝現代詩的異數〞，還被稱爲近年來台灣詩壇上〝一匹昂首揚蹄，縱橫飛馳的矯健的黑馬〞。讀了第三首詩，我們覺得這比喻是多麼的恰當！非馬在詩壇上並非獨佔鰲頭，他的詩也並非十全十美，如白荻就認爲：〝非馬的詩雖然有一針見血式的深刻，但廣度顯然是不夠的。〞又有人認爲他將一句話分割成數行的句型，需依賴紙上的排列而較難誦讀；他那近於抑制的風格，也未必能得到所有讀者的喝采，但無論從創作態度上，還是從創作成績上講，他都是名符其實的〝黑馬〞。我們彷彿可以聽到他那〝篤篤〞、〝篤篤〞的腳步，正堅實地邁在詩歌的土地上，清晰可辨，永不停歇。

<二、完>

注釋：1.見《略談現代詩》。

2.這首詩前後兩次發表有所改動。這裡以後一次（1986年10月）發表的爲準。如將它們略加比較，還可看出非馬錘煉語言，使之更爲簡練生動，富有多重象徵性。

3.1986年12月在深圳與〝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講習班〞學員座談時講。

4.〝美麗島詩集〞P.226

陳本銘作品

水　殮

我喜歡
癭癭的唼喋
一千萬張
吻別的唇瓣無言
吞吐成漩渦
吸我入你腑臟

再世時
我滿意自已是汽泡
仍然所謂
虛無主義
我喜歡軟軟沉陷
一浪浪
搖我入睡
搖搖　搖著說
漾開去髮膚肢體
飲酒寫詩的
腦神經
淪爲你的支流
或者主流

我滿意
盪漾的分解
貼切生前身世

我喜歡這樣
溫溫柔柔的磨蝕
遠行
其實並不離去

九一年八月十七日阿罕布拉

添酒無手

酒過三巡
添酒的手往往只添那麼
三份之一
小飲可以催詩
妳說
縱情可就壞了
早早我們訂下的規約

出海以後
赧然說著禦寒所以小飲
在寄不回的家信裡
大海是杯
夜來孤寂洶洶湧湧成
酒

只有月黑風高的晚上
纔稍爲安心
斷斷不會
從嘔出的月亮
洩露了添酒無手的謊言

九一年九月四日加州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❶

陳銘華寫的：

暴　動

一小群人
首先
高踞法庭上
縱火

一大群人
跟著
打破商店門窗
搶掠

而什麼時候
除了黑白分明的法律
人們已經一無所有？

九二年四月廿九日洛城

遠方寫的：

一朵帶刺的幽默

爲了一紙判決的不公
就去燒去殺去搶
不！
人性的愚昧貪婪醜陋
固然不失時機地表演了一番
但那祇是幾匹過街的老鼠
你可聽仔細
那烈焰騰騰裡的呼聲
你可看清楚
那濃煙滾滾中的魔影
一隻巨爪已經卡緊
經濟種族社會
的咽喉
而另一隻巨爪
正要給套上痛苦的死結

濃瘡
終於爆裂成
一朵帶刺的幽默
開在這片
什麼都想充老大的地方
甚至來不及咀嚼
有人早就打老遠
來走街串巷
手提花籃
爭著回收遍地的選票

九二年五月五日於聖彼德

劍鳴寫的：

寫給良知

1

闖禍
是那四條野蠻的
警棍
　鞭打
　　文明

一卷錄影帶
出事　在洛杉磯
觀衆　在世界各地

暴行
　嘔心
還昂然行走
在自由的街上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❷

穿著漂亮的制服

2
審判
在西米谷
那個經過漂白的法庭
罪行　很易濾過法網
漂得清清白白
一乾二淨的
　　公正與良知

3
洛杉磯
就這樣在喊打喊殺中
應聲倒下

倒下
一如那個過路人
被群衆毆打
倒在自已的血泊中
然後又被人射殺
只因爲他的膚色犯了錯誤

一輛正義號的車子
在街頭被暴力推翻了
空轉著　四個朝天的輪子
不行　不行

4
明天呢
商店連最後的一包嬰兒尿布
也給人搶光了
房屋在復仇的熾熱風中
吹起一把把散亂的血髮

還有火舌　星火
還有焦碳　還有灰燼

那種膚色
還一同喊出
　　裂膚之痛

5
明天
還有什麼
還有最後的一滴血

而血
　是没有種族的分別的
而淚
　也没有膚色的歧別

6
爲什麼
我們
不可以
好好相處呢

我們流的
　　是同樣的淚
　　同樣的血

我們的靈魂
在黑暗的深處喊著

地球上
唯一的種族

地球人啊
　地球人！

爲什麼？
　　不可好好相處

5/7/92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❸

非馬寫的：

我們能不能好好相處？

不能。如果我們的眼睛
仍患著嚴重的色盲
只知迷戀
自已皮膚的蒼白

不能。如果我們的耳膜
仍被偏見蒙成一面定音鼓
只對特定的頻率
空空應響

不能。如果我們的臉仍忽陰忽陽
一秒鐘前還在那裡繁花盛開同人家說笑
一轉頭卻肅殺冰冷
把一個陌生人的問訊在半空中凍僵

不能。如果我們在本來已夠狹窄的心裡
繼續豢養忌恨
張牙舞爪
隨時準備現出獸形

附註：被白人警察圍毆、洛杉磯事件引發人金恩於暴亂後不久在電視上含淚發問：「我們能不能好好相處？」

1992。5。4 於芝加哥

狗一般

有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球棒大叫
黃色有罪！

就這樣
一個黃人被狗一般活活打死

無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法槌大叫
白色無罪！

就這樣
一個白人被狗一般活活開釋

附注：這是幾年前我爲陳果仁事件所寫的一首詩。陳爲汽車城底特律的華裔工程師，因細故被一對白裔工人父子誤認爲搶飯碗的日本人，活活用球棒打死。事後白裔法官祇判他們罰款的微刑了事。這次的陸阿尼・金恩事件，表面上雖有不同，骨子裡卻沒什麼兩樣。

1992。5。4 於芝加哥

恢行寫的：

劫匪與暴民

沿途，你可以高呼種族歧視的口號
可以衝進所有商店輕取囊中物
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
攔截不同膚色的路人毆打、洗劫
甚至槍殺！

沿途，你可以高呼不公平的口號
可以用自已的怒火
蓄意燒燬他人財產
可以縱情大笑，橫蠻宣稱：
這是報復！

如此種種可以
劫匪與暴民怎樣區別？

至於種族歧視
煞似一灘渺血，越涸越黑

九二年五月寄自維琴尼亞

凡風寫的：

那些日子我也在那裡

那些日子我也在那裡
不是因爲無聊
而是我的電視機壞了
剛好我又失業
尋思應該去把警察揍一頓
像他們揍金恩那樣
或者到辭掉我的中國老闆店裡去
把多年挨罵的冤氣
一把火燒掉
黑人好兄弟
我們還要攔下幾輛白鬼的汽車
叫他們嚐嚐
功夫的厲害
誰叫他們前幾年
打死了陳果仁
逍遙法外
那些日子我也在那裡
看見人群向前湧動
我正要跟上去
卻被拎了出來：
『滾開
中國人
你們不也常常
罵黑鬼嗎？』

因爲白人毆打黑人
並且獲判無罪
黑人就以爲
燒掠黃種人
上帝會寬恕的

可上帝還能有什麼表示
祂的獨生子早已經
釘死在十字架
被名叫〝人類〞的生物

九二年五月

陳本銘寫的：

下城詩抄

光天化日
那槌子
居然
暗夜圍毆的黝黑武器
運作正宗的
一如警校的訓練課程

午後三點鐘
砸落下城內傷的神經末梢
四月
猛地翻騰起來
挺起偌大的前臂
回敬了
一記象拔手式

九二年五月四日

邏　輯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❺

隔鄰的安琪拉很悲傷

警察
以其警棍
金恩
以其肢體
法官
以其法槌
男人
以其卡車
女人
以其石塊
黑和白和黃的
大人以其豢養自我的
獸
暴亂於市街

自從
電視這麼說

隔鄰的安琪拉很悲傷
她的鬈髮緊靠地纏捲
驚嚇的含羞草
瑟縮在牆角
不再扯開厚唇說
你黃　你是浪浪的麥子
我黑　我太愛太愛太陽

隔鄰的安琪拉很悲傷
在很黑的夜裡
她家由一架卡車運走
公寓外連狗一聲也不吭叫
那行藏只有
開關的門洩露的燈光知曉

當其時
所有的電視鬧鬨鬨說

隔鄰的安琪拉眞個很悲傷
我知道
因爲你也悲傷
黑和白和黃的
那些大人壞去你們的約：
說好在快來的暑假
怎樣說服爸爸
乖乖訂下
開往 NEVERLAND'S TICKETS （註）

九二年五月六日、加州

註：NEVERLAND 爲小飛俠彼德潘居住的小島。

陳方圓寫的：

焚燒的城

哭泣著的火焰
又豈非顯示純潔的白已被污染
且帶有血漬鮮艷的斑麗

入夜之後，驚恐的路人
逃亡在流傳的硝煙裡
一輛呼嘯而過的警車
三五荷槍佈陣的兵士
七八縱火，攻城
搶掠的暴民
城市的骨骼慘然崩潰
天使的翅膀
猶在燃燒
我們的希望的城呵
明天還是最燦爛的色彩

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 ❻

黑與白
仍糾纏著某種曖昧的關係

人們卻已倦於奔命
倦於以塑膠水管企圖撲滅
心頭的憤懣，所有
的爭執

九二年五月於西柯汶娜市

且信守如季候
對於我們
一旦以膚色爲邊界
　以歧視作箭矢
當裂膚的創痛襲來
爲什麼
爲什麼還不明白
傷口內流的
是絕對同一色素的血

九二年五月初加州

斯冰寫的：

瘟　疫

無罪釋放的判詞一經宣讀
天使城逐漸沉陷
焚燒地獄裡
城中央
劫掠搶殺儼然公義著
堂堂皇皇蔓延
瘟疫

且潛藏
在皮膚與皮膚之間
在法官和陪審團之間
呈堂的錄影之間
如果是逆向的色差
黑色警棍圍毆一白人
公義立將順遂執行
女人繼續專注於購買
男人緊張進入
NBA 的季後輪盤 （註）
那麼
天使城每天仍然天使

而瘟疫仍可期的地震

註：NBA 指美國職業藍球協會，暴動期間正是季後賽的時刻，洛杉磯兩支進入決賽的隊伍均被迫易地而戰。

新大陸叢書之二 ※【溫柔】※
已經出版！
新大陸叢書之三 即將出版！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是詩人千瀑多年來創作的心血結晶，也是詩人的第一本詩集。詩分五輯，收詩近百。是【新大陸詩刊】繼【河傳】、【溫柔】後出版的第三本詩集。預訂價格五元，本埠另加郵費一元、外埠二元。出版冊數有限，請儘早與本刊聯絡訂購。

達文作品

聖塔莫尼卡

—— 致華璋、曉亞

風從燈塔上空傳來
黎明與教堂的鐘聲
黎明是潮汐邊緣上一面旌旗

招展出沙灘
夏日裡螃蟹進出的卵石下
有無數愛的洞穴

海岸線上公路是一條琴弦
被汽車按響
以大海作和音

遙望聖彼德

—— 致遠方

一支筆
就那麼隨意一劃
就是一條河了

這樣瀰漫而開的
是一滴濃濃的墨汁
而紙張很疏鬆
況且被三月的雨淋透了
於是瞬間
夜浮出港灣
同時霧溶於海

一只小船的窗明亮起來　燭火
在地圖上游弋

寄自洛杉磯

李新景的詩

哀　思

—— 致 M.Q

你曾說——
　　你擁有一個天地
　　有太多的愛
　　和太多的恨
怎知，會猝然誤入
一個愛恨全無的世界

我不敢想像
黃昏的話題
怎樣從我冰涼的唇間一一滑落
我不敢想像
林間的小路
怎樣從薄暮的幽殼中剌眼地延伸

從此
你讓我習慣了沉默
　　學會了冷峻
令我篩選了
人世間最蕭瑟的詞句
去拼湊世界上
最斷腸的詩行

或許
人人都有歸於沉寂的一瞬
但正如泥沙中雲母的閃光
你留下了一個千年的永恆

寄自廣東

遠方作品

失　眠

書上說
老祖宗昏睡了幾千年
父債子還
這才輪到我們現在
閉門思過夜以繼日
從始皇帝的雄心
數落到愛新覺羅的屈辱
從西廂月的誘惑
評點到紅樓夢的無奈
從黃鶴一去不返
感嘆到白髮割了還生
一更次千頭萬緒
一輾轉三五百年
直至雞鳴頭遍
還在追根刨底
反躬自問
爲什麼
爲什
麼
？

月兒又圓了

不知從哪個朝代開始
鄉愁就同大海串通一氣
一到十五月圓
便在心頭掀起狂瀾
也許祇是種自然現象
過去栽種的　釀製的
苦瓜苦果苦藥苦酒
都在這時成熟
然而說不定
又是一次配合默契的行動
往日拖欠的　創染的
舊情舊債舊傷舊恨
都同時迸發

月兒又圓了
據說由於天文的因素
此刻　最易引發心臟病
何況是顆脆弱的心

船　塢

將倦意
將傷痕
將骨縫裡的餘悸
搜羅集中起來
陳列
心甘情愿地
等候
等候被選擇
被手術刀
被按摩女郎
被心理學教授
選擇
不爲時尚虛榮
也不爲好大喜功
祇爲季風的托付
爲舵的堅定
爲當初的
許諾

九二年寄自聖彼德

斯冰的詩

紀念品

我愛將你們一一緊密藏起
是珍惜　且不願你們塵封古舊
然而　爲什麼你們卻忍心
在每次偶然的翻弄
攜引我走向往事的同時
竟墜入惆悵低落

那些將你們贈予我的每個人
淡出視野之外　卻凝在記憶之間
而最可悲的
每闋都是生離的永訣

此後　我該不該繼續承受
每個深濃的有贈
並且偶爾地讓你們
是冀盼的風雨襲向我心

九三年三月稿、加州

吳迪安的詩

關於詩

杯子和碟子和匙子
非常考究
頂頂重要的是
放進上等咖啡好料
適量
兌水和加糖或其它
將一杯噴香的濃稠液體
靠近唇邊
且慢
要漱口一次
悠悠然坐下
或者女友伴陪
獨自也無妨
深深的做一次領略
其實品嘗要下一番功夫
大城市有許多間開水店和茶館
就咖啡廳還有分類
還有許許多多掛紅掛綠的牌子
不小心會索然無味

寄自廣東

李白雲的詩

持久的感受

初夏的晨霧是它短暫的屏障
懸在空中。群山與群山的親昵
儼然一堆堆破碎不堪的偶像
吸收也散發白茫茫的濕氣
蝸牛遲滯，艱難地緣壁滑行
來回在晝夜的交接之間
給四月定下了麻木而健忘的基調
在風開始吹捲的時刻，天色
漸漸發黃，可以嗅著太陽的氣息
金屬薄片般，飛旋在田野
山地上，催促那些幼嫩的根牙
一夜之間，新枝增長了兩寸甚至三寸
寬大的葉子婀娜多姿
晌午時分映照出眩目的白光
激起了靈魂的活力，遮蔽了
記憶中陰暗的庭院，虛炫的春天
北回歸線偏東的大陸架
海水因爲急風而翻騰，規模盛大
看不見但感到
它將摧毀任何一個爲時間扶持的目標
記述著夏天，零度的夏天
就是哪颯颯作響的白帆　以及
此起彼落的槳聲嗎

寄自廣東

我喜愛的美詩

非馬譯

卡爾・桑德堡 *Carl Sandburg (1878-1967) 生於伊利諾州，爲瑞典移民後裔。當過農場工、洗碗工、記者、政黨組織者、市長秘書、民歌手、林肯傳作者。他的詩較平民化，富社會性。*

妳像一朵花

『妳像一朵花，』
一隻老歌這麼說。
他指的是什麼花？
她可能是朵安靜的小藍花。
她也許戴紅艷的康乃馨。
她說不定種植高大的向日葵
在廚房門階傍同蜀葵一起彎腰。
她們可能在一起採風信子
或談論她們找到的野生五月花。
或許她知道他的意思當他對她說：
『妳像一朵花，』

分　離

他幹嗎寫信給她，
『有妳我活不下去？』
她幹嗎寫信給他，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他向東來她往西，
兩個人不都活得好地地

圓　圈

白種人在沙上畫了個小圓圈
對紅種人說：
『這是紅種人所知道的。』
又在小圓圈外面畫了個大圓圈，
『這是白種人所知道的。』

印地安人撿起小樹枝，
在兩個圓圈外面畫了個大大的圓圈：
『這是白種人和紅種人所不知道的。』

威廉士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在他的出生地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上度過他的一生。他是個小兒科醫生，他的許多短詩便是在看病之暇用打字機敲出來的。寫詩以外，還寫小說、劇本、評文。他雖然是龐德的好友，卻從未加入任何派別。在他晚年，他的詩被黑山派奉爲典範。他可能是美國詩人中讀者取多的一位。

無產階級畫像

一個光著頭的年輕女人
穿著圍裙

頭髮滑向後邊站
在街頭

一隻著襪的腳踩
在人行道上

鞋在她手裡。仔細
察看

她扯出紙墊
找到刺痛她的

一枚釘子

景

玫瑰花，在雨裡。
別剪它們，我祈求。
　　它們撐不了多久，她說。

可是它們在那裡
　　很美。

哦，我們也都美過，她
　　說，

剪下了它們，還把它們交到
　　我手裡。

紅色獨輪車

這麼多靠
著

一部紅色獨輪
車

亮閃著雨
水

在白雞群
旁

詩

當貓
爬上
果醬櫥

頂
先是右
前足

小心翼翼
接著後足
退下

到空
花盆的
陷阱裡

鳶尾花

鳶尾花開所以
下來用
早餐

我們尋遍所有
房間爲
那

絶頂的清香起
先找不
到它的

來源然後有藍如
海
衝出

震撼我們自
喇叭的
花瓣

鳥

鳥伸展
雙翼翱翔
於騷亂的不可觸及

而竟觸及
你十一月的意象
滑行

到一個終點
神妙地停落在我
捕捉的眼網

藝術家

丁先生
　　光著頭
　　穿著髒內衣
頭髮豎起
　　向四方
　　站在腳尖上
腳跟併攏
　　雙臂優雅地
　　在這當兒
環曲在他的頭頂上。
　　接著他迴旋
　　一躍
凌空
　　雙腿急速交叉
　　圓滿地
完成了舞姿。
　　我的老媽媽
　　驚訝得
坐在輪椅上
　　一句話都說不出。
好哇！她終於叫了起來
　　並且拍著手
　　那個人的太太
從廚房裡出來：
　　怎麼回事？她說。
　　但表演已終了。

■

曉亞的詩

思

如果相愛
我讓你獨享雙人份的快樂
萬一分離
你讓我獨吞雙人份的憂傷

那一季的容顏
猶燦爛於黃花朵綻放的溫柔
在這孤獨的午後

你陪我
一剎那的柔情
我賠你
一輩子的相思

寄自聖它摩尼卡

陳銘華詩抄

紙鳶

小時好高
如今驚遠
風起忘郤眞假
倦了不想回家

19APR.92

老樹

那個人
依然待兔
啄木鳥
豈能調侃
你
一心以爲
鴻鵠將至

16MAR.92

【越華新詩選】徵稿

本刊決定在1993年底出版的【越南華文新詩選】（暫定名），是企圖爲歷年來華文新詩在越南土地上艱辛紮根曲折衍生的發展過程做些記載工作。同時還對一群默默創作、不問目的的詩人們的心血作品作尊崇的輯集，讓它們不至在浩浩的時間裡因漠視或政治上某些狹義理由而散失湮沒。

該集將輯選50年代至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其中包括目下仍在越南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仍繼續創作的各家詩作在內，將把越南華文新詩的風貌全景展現出來。該集執行編輯陳本銘、陳銘華，另設編委會。來稿請註明寫作年份，並附有作者簡介、照片。本刊呼籲凡存有與越華文學有關的資料、剪報、書刊、相片等人士，請與本刊聯絡或熱心提供，共同完成這一件極具意義的事。來稿資料等採用後將以【選集】二册作酬。截稿日期：1993年6月30日。

來稿請寄：新大陸詩刊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詠鴉 之一

他們幹的好事
你郤擔著惡名
難怪都飛上
枝頭
雖是言論自由的地方
不過愛説老實話
總得在適當時機

詠鴉 之二

偉大的預言家
縱使穿上了喜鵲的黑禮服
岸然地承繼隱惡揚善的道統
無奈生逢末世，嗓音嘶啞
人們反責怪
爲何不堅守報憂本份

19MAR.92 洛城

【溫柔】自序

△心　水

從二十歲時起寫詩直到西貢淪陷，作品幾乎全失落。定居澳洲後又再燃起詩興，七八年來也發表了百多首，沒想到要出詩集。去歲尾赴美，和《新大陸》詩刊諸詩友相會，知悉《新大陸叢書》已出版了陳銘華的詩集，使我內心泛起漣漪，鼓起勇氣，整理詩作，交予《新大陸》結集，並感謝陳銘華兄的協助，使詩集順利面世。

全集分六卷，把詩歸類是很不容易，早年的五首作品放在卷一，是創作年份在先之意；餘者一百零三首是由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一的創作，並不依時間排刊。

承詩人黃雍廉先生寫下詩評，原文共評拙詩四首，篇幅太長，唯有把後兩首的分析割愛，除了抱歉外也容我衷心致謝。

書名定爲「溫柔」，並非因書中有首詩叫「溫柔」，也不是特別喜歡該詩，而是內子原爲溫柔之人，二十多年的生活裡可以無怨尤的容忍我伏案創作，不但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讀者，也是爲我斧正筆誤的人。對我的鼓舞良多，我之能堅持創作至今，完全因爲有位極之溫柔的賢妻在背後，此書之出版，唯有向她奉獻。

因爲執著而寫詩，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執著，作爲詩人，詩和生命就是一體了，但願我們都能因詩而格外溫柔。

承墨市書法家游啓慶先生爲拙書封面題字，詩人陳銘華兄代序。謹此衷心致謝！

一九九二年元月七日於墨爾本

新大陸叢書書目

1.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將出版	$5.00
4.劍鳴詩集	詩集	劍　鳴	編輯中	
5.陳本銘詩集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6.越華新詩選	詩集		編輯中	

郵購新大陸叢書每册，國內請加一元、國外二元郵費，訂購地址爲：P.O.BOX ALHAMBRA , CA 91803 U.S.A。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後記

△千　瀑

追溯起來，我第一次給書寫「後記」，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時我用手抄油印（影印）方式自費印了一本分發同好而數量又不多的「小書」。書名「雨在五月的江堤哭誰」，收詩二十三首，年份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全是南越解放後的作品。書前有好友韋銓寫的「代序」，書後有「後記」。我的後記這樣寫：「一直到今天，異鄉的枕上，綿綿的夢裡，我彷彿仍能見到鮮血淋漓的旗幟掛在西貢城上，不知亡國恨的年少，沿路的解放歌，關門閉戶滿城蕭深的秋涼，峴港山林裡一隊隊沒有名字的亡魂，南中國海上慘紅的浮屍，還有眼淚，還有永落不完的雨、砲聲，和不再回返的昨日。整個南越淪亡的過程，給我的是一個『血的記憶』；這個記憶，至今未能磨滅，今後也將消逝不了，就像以往無數的血腥、恐懼，離鄉背井的屈辱、憂傷，以及茫茫南中國海上悲慘壯烈的難民潮將永遠在我流放的心靈中，刻下了『蒼斑百劫彷彿受傷』的痕跡。」又說：「收集在這裡的作品，是我對不再回返的昨日的一個可能的補償。作爲一個時代的見證者，我看到的或許只是一個詩人眼中的世界，這個世界容或偏激，容或哀傷，容或『喃喃自語』，但卻是個人感情點點滴滴的累積。至於那個大時代驚天動地歷史性的劫難，自有夠魄力的人去從事大部頭的著述，卑微的我，不過是寫了一個詩人要寫的東西，說了一個詩人要說的話罷了」。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以下簡稱「細雨」）是寫作二十年，到了今天仍然必需自費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詩集。這本詩集，與前一本油印小書，可以講是一個延續。當然在內容和數量上，「細雨」已作了大幅度的擴張，而且野心不少。它一方面繼承了「雨在五月的江堤哭誰」這本小書以「自我」爲主的抒情傳統，一方面已把觸覺伸至海峽兩岸，甚至乎對於身處的社會、周遭的人物，以及國際「大氣候」，也表示了應有的關切。收錄在油印小書裡的二十三首詩，如今重新編進「細雨」的是十七首，其中「墓地」、「在咖啡廳聽雨」和「銀河一九七六」自始至終未公開發表。沒有全部編入，是由於質素問題；當然編入的，也未必質素較高，有的在韻腳和音樂性方面還相當守舊。然而，作爲一個寫詩的人，對於這麼一段心路歷程，就算不滿意，似亦應該保留起碼的肯定。

「細雨」連同詩序共九十首。最長的一首是「墓地」（一百六十六行），最短的是「觀壩」（八行）。收入年份由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一年七月，歷經十五個寒暑。其實自七五年南越淪陷後，產量當然不只這個數字，如要清點，約有一百二十首，這還未包括淪陷前寫的，以及淪陷後寫了，卻遭燒毀和迷失了的，如「秋興八首」、「詠懷詩十首」，和一首奉和夢詩的小詩。不過，這些作品，即使至今仍然保留，除了回顧的價值，實無收編的必要。十多年得詩一百二十首，這個數字是使人慚愧的，但由於前一段時期流離失所的生活，近乎與詩隔絕，又缺乏應有的激勵，成績自然是差強人意。雖然如此，如今收錄在「細雨」裡的九十首，對於一本詩集的容量來說，倒又覺得過份飽和。其實這還是已經經過篩選了的，本來還要抽掉一部份，但抽出之後，又重新編回去；取和捨之間，就是這麼的艱難。

詩集分五輯，而以「細雨淋在青石板上」作爲書名和代序，是由於「細雨」這首詩，涵蓋了近二十年寫詩的心路歷程。第一輯收入六首，是淪陷後滯越時的作品；第二輯是難民營時代的見證；第四輯是與兩岸有關的感情抒發；第五輯是所謂鄉愁詩，與第二輯收入的的五首情緒上遙遙相呼應，但由於時空關係，不得不強行分輯。至於第三輯內容較爲散亂，收詩最多，共三十六首，一如副題所言「有時溫柔無限空間任徘徊」，既然是空間任我徘徊，遂順理成章把一些難以分類的詩全收進去。

詩集裡的部份詩作，內容處理有時與當今的事實情況不相符。如第四輯收入的「千千萬萬盞燈下」說方勵之尚未移民（當時確是如此），而下一首「堅持」則講方勵之遠去（英國）。詩除非脫離現實，或乾脆不抒寫現實題材，否則這種時空交錯所造成的「事過境遷」就很難避免。幸好兩詩一前一後，相輔相成，尚不至於太「離譜」。

創作期間，「畸零人」獲慶全兄發表讀後感，「江湖」和「椰青水，故鄉情」組詩獲心水兄寫來兩篇評論分析的文字，以及夢詩、銘華等詩友長期在精神上和寫作上的鼓舞激勵；沒有他們，這本詩集恐怕仍然成爲構想的一部份。今趁「細雨」的出版，特此致謝。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雲幻的詩

詩的聯想

一、靜

噪音
不再屬於這個時刻
汗珠
雖然還在體內控訴
然而炙熱的天氣下
連蒸氣也會保持緘默
之後
一顆汗粒
在胸膛上屏住了呼吸……

二、雨

雨
摹擬著李商隱的步伐而來
長長的尾巴後面
五千年文化
是一種拖累
在長不出梅花的土地上
生不生根
都是艱辛的事
只有屋脊上的石獅子
依然昂首威風
有時孤芳自賞
並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唯有
偶而撒落一串水珠
總分不清是雨還是淚

三、年

還來不及拆下月曆
年
說來就來了
春季裡養份不足
去國的鄉愁便爬滿了心頭
移植的種子們
萌牙在工廠的廢氣裡
是一齣貧血的故事
春天
因此也枯瘦了
兒時的記憶才驟然想起
年
已不像往昔

寄自雪梨

瑩瀛的詩

方塊字

好像，好久好久以前
有個剪影
父親矯正我執筆姿態
落下那一筆
是個工整方塊文字
是我的名字
如今——
方塊字的年代
逐漸這樣地
老去　老去
帝國的 A B C
英屬的 C B C
方塊字的名字
是他們的
一個謎　一個
永都不感興趣　揭開的
謎謎謎謎謎

寄自溫哥華

註：ABC,American Born Chinese;CBC,
Canadian Born Chinses.

冬夢的詩

夜讀來信 ◇給銀髮

飛蛾轉出
一圈一圈綣戀的
迴旋

解開你的心
是一盞黑白分明的
案前的
燈

心事
郤是一封
港幣一塊八毛的
航空信件

明天
讓我再次飛過去
看看
故鄉的月明

九二年三月寄自香港

黃岸然的詩

成長歲月

把所有童話焚掉
情節氤氳
疊成傘狀的手
覆蓋在額上
支撐整個沉重的天
愛情黯然降臨
收集殘留的火花
作裝飾髮梢的星
悴然照亮貧血的雙頰
憂愁潛入心底
眼無語凝淚作水
潤澤乾枯的
夢

寄自廣東江門

心水的詩

小叮噹

◇給孫女如珮

當妳展顏
縱非傾國傾城
笑姿郤令我大驚小怪
呼兒喚女叫老妻
趕來欣賞，怒放在
妳小小臉蛋的美麗
我的愛盈溢，悄悄撫妳
忍不住要親吻
又怕妳薄薄的肌膚泛紅
再沒有什麼聲音，如妳哇哇
啼哭，更使我動魄
抱妳搖妳，才發現小頑皮
眼開眼閉的凝望爺爺
讓我們公孫倆
一起浸沉在蕭邦的旋律裡
妳果然手舞足蹈閉目聆聽
甜甜睡姿也逗引我
徘徊觀望。妳才回去
我竟已在想念：如珮叮噹
一串清清脆脆的溫柔

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於墨市

後記：長孫女如珮兩月前出生，黃家四代同堂，我升任祖輩。其父賜伊別名小叮噹，衆遂名之。抱孫共聆樂曲，伊笑姿嬌媚，睡相迷人，啼音清脆。心悅詩成。

夢詩的詩

船民的悲哀

☆弔布里茲尼夫

終於你死了；
　　不！你還活在我們的悲哀中。
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開始，
像所有比你先走的弟兄，
縱是心不甘死你的眼睛睜著也不知道
你曾是如何高高在上十八年的蘇聯主席。

當然蘇聯的廣播台上會說：
你將永遠活在蘇聯人民，
和全體進步人類的心中。
一切的偉大功勞都歌頌你；
因你的死留下空缺的權力，
當你還活時恨不得你早死的人。

終於你死了；
　　不！你還活在我們的痛苦中。
因有你世界有黑暗的一面，
陽光照不到陰暗的角落；
你曾解放過每寸土地已荒蕪，
因你我們曾活在水深火熱的國度。

終於你死了；
　　你別歡喜來憑弔送花圈的那些
並非是代表全體善良的人民，
而是把人民出賣的不肖子孫，
那些作惡多端還活著的同志們。

終於你死了；
　　不！你還活在地球上不幸者的仇恨中。
所有的難民並非你已死而不再是難民，
不因你已死能重歸家園，
能過著自由沒有壓迫的日子，
都沒有啊！你的徒子徒孫還奉行你的遺教：
趕盡殺絕不是馬克思的隊伍。

你終於死了；
　　聽說人死後靈魂會仁善，
那麼請你向越南的當權者施壓力，
讓千萬沉死在中國海的船民歸回，
滿足他們死後做個自由鬼的願望。

你終於死了；
　　等待你死不祇是幾個繼承權力的人，
而是整個地球上喪失自由的人們，
你不妨去看看你的每個公民
在夢中如何做自由夢。

祇可惜你永遠看不到這般日子的來臨，
不是「進步」的人類邁向進步之途前進，
越南的人民不再容忍西伯利亞的冷風，
回教的阿富汗不接收無神的馬列主義，
波蘭團結工會不屈不撓鬥爭終而勝利，
還有被併吞了無數東歐小國起來揭竿起義；
向你的徒子徒孫討回歷代血債……。

寄自麻州

編按：據作者來函，此詩成於布里茲尼夫去見馬克思同年。由於詩中所述，證之今天，幾已一一應驗，仍不失其時間性及可讀性。乃趁越南南方易幟十七年後的四月刊出。

合情的反思

申身詩集《紅珍珠》讀後

◎ 秦　松

今年初，承蒙河北詩人申身寄下他的新著《紅珍珠》詩集，是由山東艾藝出版社出版。詩集優雅，大都是未過六行的短詩。短小精粹，從二行到六行不等。其中不乏「警句」，令人深思。短詩詩情之外，重在詩思。且要思而不俗，否則，流於平庸。短詩不僅是錘練語言文字，首在錘練思想。我想這與生活閱歷有關，中年以上的詩人易於掌握，不致於感情泛濫，而是知性的文化意識。

申身的《紅珍珠》詩集，共分四輯，據其後記說，約收集了百餘首。在我讀後發現第一輯是寫「植物」；第二輯是寫「動物」；第三輯是寫「器物」；第四輯是寫「自然氣候星象及其他」。每一輯都有我喜歡的詩。第一輯我喜歡兩首，第二輯我喜歡兩首，第三輯我喜歡五首，第四輯我也喜歡兩首。這樣說起來，並非其他的詩不好，這是我主觀的對詩的欣賞意味。由於詩不長，現在可以分別的來談談，並就我所喜抄錄在下面「好詩共欣賞」。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輯的＜狗的遺囑＞和＜虎有理＞。點出本文的題意「合情的反思」。＜狗的遺囑＞說：

死後
心
給主人下酒

這麼簡單的話，我不知別人怎樣欣賞？對我眞是一陣滴血的震動，擊打我的心，卑微又崇高，令人悲痛的反思。我不是在此浮誇，＜狗＞詩將成傳世的絶句。由於其濃縮的緊密，且又不露鋒芒的銳利。

在＜虎有理＞裡：

穿虎皮大衣喝虎骨酒者
美曰自己「性本善」
我當然以牙還牙

這也是一種反思的「理趣」。通常一般性都是視「虎」爲兇殘暴力的象徵，申身提出來「人」比「虎」又如何？深具現實性與批判性。

除了以上兩首詩，首先提出來談。以下按詩目順序欣賞。第一輯內＜刺梅＞與＜棉花桃＞各爲兩句抄下：

用這麼多刺護身
證明不是強者
——刺梅

爲了人間溫暖
終於把心操碎
——棉花桃

這剛好是在物性上的對照，也是在人性上的對照。在詩語言上也簡潔完整自然。

在第三輯「器物」詩裡，我喜歡的比較多，有五首。是否與人生生命更有關連？更有象徵的情理與哲思？按序錄下：

這是我的一支箭
生活道路的弓
已經拉滿

我屏住了呼吸
我不再眨眼

—— 筆

有頭腦者
方可發光

—— 火柴

缺點在於
總是人云亦云

—— 回音壁

雖然倒下去了
頭
總是朝著思念之地

—— 指南針

即使上了天
也成不了星星

因爲
是被風吹起來的

—— 氣球

這都表現了「物」的性格，也表現了「人」的性格。也是詩與詩人的品格與品味。有一點我想提供詩人參考，即是在＜回音壁＞的後二行，和＜指南針＞的前兩行，我没有全錄，我想這是多餘的，如果我寫我會把其刪除。不知詩人本人以爲然否？

詩集的最後一（第四）輯，寫自然季候星象及其他的詩，我只喜歡兩首＜冬＞和＜影子＞。我想我是一個工業化後現代都市文明的詩人情懷。這也是我的主觀，詩如下：

不求理解
不記誤解
默默在爲書譜寫贊歌

—— 冬

燈光裡陪我暢想
陽光下伴我跋涉
當進入生活的隧道
我把你掩護起來
因爲你屬於我

—— 影子

前者是對人的大我之愛，後者是對我之自愛，都在詩人的情思裡。我在此「讀後」文裡，没有多談詩的技巧，因爲「技巧」是年輕詩人所要關心的；中年以上的詩人，由於不同的情思而產生不同的技巧。我在文前已有提到，語言文字的錘練，首先在錘練詩思與內涵。不能「人云亦云」，申身已有此自覺，且已提出「合情的反思」，將更有新的發展。

最後有一點要説明，這是我匆匆草成的讀後感，不是詩評論。如果更許可我説，如果是我的詩集，我會把《紅珍珠》書名改成《虎有理》，將比《紅珍珠》更新穎突出。

詩人申身一九三三年生於河北，比我略小一歲，其創作經歷已有三十餘年。就我的所知，他謙虛含蓄、勤奮創作，且不斷思索、探求、實驗，我們可以預期今後將有更多更獨特更傑出的詩作問世。從其《紅珍珠》的詩集裡，已得到訊息。

寄自紐約

※ 編後隨筆 ※

◇詩，離不開生活和社會，四月末的洛城暴動，舉世震驚，【新大陸】的詩人亦不例外，部份居於美國本土的，大多及時用詩反映了他們不同角度的看法，組成了本期的特輯《天使城的四月二十九日》。其中，非馬及達文將金恩事件和前幾年的陳果仁命案聯想在一起，使向來不重視社會參與的華人不得不深自警惕；劍鳴的整整一組詩，不但有事件前因後果詳盡的敘述，更以詩人的敏感從多面提出批評；陳銘華卻著重一點，暗示踐踏法律亦是暴動之另一形式；遠方則對政客的投機、冷血極盡諷刺；陳方圓是以懷疑的口吻來揶揄曖昧的膚色關係；陳本銘的冷靜寫法，借小兒女之口襯托出不合理社會潛在的重大危機；恆行直覺地將暴行帶來的損傷轉化成詩；斯冰則認爲就算無金恩事件，種族問題亦有如地震的潛伏，可預料但竟然無可奈何

◇由於本期特輯的關係，一些已編排妥當的稿件只得臨時抽出，推到下期。

◇【新大陸叢書】繼出版陳銘華的《河傳》後，五月份又推出了澳洲華裔詩人心水的《溫柔》，而千瀑詩集《細雨淋在青石板上》亦正在加緊編輯中，可望於近期出版。敬請讀者留意支持，郵購及預訂【新大陸叢書】辦法可參閱內頁的有關文字。

◇《越南華文新詩選》的集稿工作經已正式展開，現已收到非馬先生寄贈的二十餘本錄有越華詩人舊作的【笠】詩刊，特此致謝！並希望得到訊息的越華詩友，盡快將自已的作品及所知的資料寄來。

◇香港的冬夢亦從越南及香港搜集得部份資料，經已付郵寄來本刊。又另有越華詩人特訪篇刊於香港《詩》雙月刊。

◇由於七五年以前的越華詩人與台灣現代詩壇有密切的聯繫，據悉部份台灣詩人尚存有有關越華詩壇的資料，我們正設法與他們聯絡，請求協助。

◇同時，我們準備直接與越南目前闢有「桂冠」現代詩版的西貢華文解放日報聯繫，希望能得到較爲全面的資料。盡量充實《越南華文詩選》的內容。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新大陸
詩雙月刊
P. O. BOX 3336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美國洛杉磯